

元代西藏驿站设置的地理环境因素及影响

裴 儒 弟

(西藏民族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元代是我国疆域最大的朝代,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管辖范围。西藏独特的地理环境表现为海拔较高,路途艰险,远离京师,地域辽阔,民族成份复杂。元代中央王朝为了及时掌握西藏地方事态和信息,传达中央政令,便于管理西藏事务,驿站的设置变得很重要。本文着重介绍驿站的地理位置,以及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元代;西藏;驿站;地理环境;影响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2)02-060-02

自1206年蒙古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即位以后继续南征北战,疆域迅速扩大,他的继承者继续对外发动侵略。随着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如何对占领区的统治成为当时蒙古统治者的一个重要问题。元史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西北边陲:“国初,以亲王分封西北,其地极远,去京师数万里,驿骑急行二百余日,方达京师。以故其地郡邑风俗皆莫得而详焉。”^①元代西藏地方驿站设置的原因其中之一出于战略的考虑,青藏高原海拔较高,地势险要,地处中亚、东南亚和内陆的交接地带,地理位置显赫,是战略上的制高点。

一、元代西藏驿站设置的背景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继续进行灭亡南宋的战争。同时,对新归附的边地西藏予以关注。他派了以达门为首的官员进藏,调查沿途西藏的风土人情、物产以及道路情况,选择设置驿站的地点,着手建立内地与西藏地方的交通网点。使往来的使臣和僧俗人员“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②(P2583)藏文史集在叙述这次的忽必烈命令达门入藏设置驿站时说:“你等如能使朕听到强悍之吐蕃已入治下的赞颂即可。路上所需各种物品,俱由御库官员拨给。直到萨迦以下,可根据地方贫富,道路险易,人口多寡,仿照汉地设置驿站之例。拣择适于建立大小驿站之地,设立驿站。使上师八思巴前往吐蕃之时,一路平安顺利。另一方面,你任宣政院之职,可细查吐蕃地方之情势,如能了解,对掌握吐蕃之大事以及对众人必有利益。”^③由此可知,忽必烈命达门入藏设置驿站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把设置通达萨迦地方的驿站同对西藏地方实现全面的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元代西藏驿站的设置时建立在清查户口的基础上,元朝中央政府考虑到西藏地处边陲,人口稀少,分布不均,在建立驿站之前必须先清查户

口,根据人口多寡,仿照汉地驿站设置之例,在合适的地理位置建立大小驿站。

元代驿路四通八达,史家认为元朝驿站制度之盛时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元朝政府“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④(P2583)在全国建立驿站。虽然驿站密布全国,但是由于西藏地域辽阔,气候恶劣,人烟稀少,加以社会发展、宗教信仰等与内地或其他民族的差异,其驿站的设置和管理与内地的驿站还是有自己的特点。内地的驿站之设置,据《马可波罗游记》说,每隔四十或五十公里就有一处驿站,而在各个驿站之间,每隔约五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小站,大约有四户人家在那里充当步行信差。他们身缠腰带,并系上数个小铃,以便当他们在很远的地方时听见铃声,人们就知道驿卒将来了。这样另一个信差有所准备,人一到站,便接过他们的邮包,立即出发。这种驿站的传递速度很快,效率也特别高。而在西藏地方则不一样,各个驿站之间“近者不下三五百里”^⑤,每站不过百人。小站之间的距离,从阿里地区的驿站来看,其间也不下数百里至二百里。但这里多是牧区,信差的交通工具是乘马,一般地说来,一天行二百里普通的马也能胜任,当然崎岖的山路就很难估计了。其次,西藏驿站的设置相当一部分设在远离人乡集镇的荒野上,这些驿站设备简陋,供应不足,过往人员常常收到饥寒的威胁。

二、元代西藏主要驿站的地理位置

“驿站”这个词,严格的来讲是元代才开始的,元代的驿站叫“站赤”,是蒙古语“驿传”的译音。驿站制度是一种系统而严密的驿传制度。广义的来说应包括驿站的管理条例、驿官职责、驿站设备以及对站户的赋税征收制度等等。元世祖忽必烈时,曾制定了一份《站赤条例》,这是当时有关驿传的基本管理条例。基本内容有10项,诸如驿站组织领导、马匹

收稿日期:2012-03-15

作者简介:裴儒弟(1984—),男,安徽芜湖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2010级专门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藏族文化史。

的管理、驿站的饮食供应、验尸马匹和约束站管、检验符牌、管理牧地、监督使臣和按时提调等等。

从元京师到西藏有三条分别为：一条是北京皇华驿经居庸关外经陕西、甘肃、到四川、由川康道赴藏；第二条是由京师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入藏；第三条由北京、河南而后绕道云南中甸入藏。元代在西藏地方驿站的设置，入藏路线在青海境内大体沿着唐朝与吐蕃往来通衢行进的。可能是经河州过黄河，溯河北岸西上，至今循化，化隆藏区，在化隆的丹底寺，依次经过朵堆、卓多桑珠、后藏，最后到吉祥萨迦寺。元代在西藏地方设置的驿站有多少，藏文典籍《汉藏史集》关于驿站和驿站名是这样记载的：“从汉藏交界之处起，直至萨迦，总计设置了大驿站二十七处。”分别述之，朵思麻驿站七处，朵甘思驿站九处，乌斯藏驿站十一处。其中乌斯藏内后藏七站，前藏四站。

后藏四站有其一萨迦大站，元时，萨迦是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所在地，所以萨迦大站实际上也是西藏地方驿站的中心站。由于这些因素，元朝廷征用了三个万户府的力量支应萨迦大站。达门设站时无萨迦站，但有仲达，仲达意为仲曲河谷口，萨迦在仲曲河边，因此可能将仲达站移至萨迦，作为终点大站。其二达尔笼大站，此大站支应民户是曲弥万户的三千零三户人家。驻地在今日喀则县西南的曲美区，今日喀则县江北的东嘎区有达隆一地，是否元时达尔笼站址，尚难判断。汉藏史集达尔笼站作达隆站。其三春堆大站，这里曾是西藏古代著名的贸易市场，在物资交流季节，这里各方商人云集，过往人员络绎不绝，所以消息灵通，物资也丰富，是设置驿站的理想地方。春堆驿站的支应民户是夏鲁的三千多户人家。夏鲁元时为万户的建置，其驻地在今日喀则县东甲措区之夏鲁。春堆站《汉藏史集》称作宋都思站。其四达克大站，据史籍记载为万户府建置，驻地在今羊卓雍湖西即浪卡子县的打隆区。后藏地区的驿站，除上述几个大站外还有若干小站，这些小站有的是起中间环节的作用，有的则是属“急递铺”一类。主要是这些地方不具备设大站的条件。这些小站中，关于阿里地区的记载，对研究该地的历史地理具有很大意义。

对于前藏地区的驿站，其一果白驿站，果白驿站的人畜粮草由止贡万户的三千户人家支应。止贡万户，驻地今墨竹工卡县东北的直孔，元代萨迦至内地的交通线不过今拉萨，以便缩短行程。其二噶热驿站，支应噶热驿站的人户为三千户，分别是甲域万户，驻地在今隆子县东之加玉，和蔡巴万户，驻地今拉萨市东之蔡公堂。其三索克驿站，这一驿站由甲玛万户的二千六百五十户和蔡巴万户的三百五十户，共三千户人家支应。甲玛万户，驻地在今墨竹工卡县的甲马。其四孜巴驿站，这一驿站是由帕竹万户的两千四百三十八户人家，加上萨达思答笼的五百户人家、拉巴的六百户人家。共计三千五百三十八户支应，说明孜巴驿站的规模较大。帕竹万户，驻地在今乃东县。思答笼和拉巴均属于甲域万户辖下的地方小势力集团。其五夏颇驿站，其六贡驿站，此站由雅桑万户人家三千户支应。亚桑万户，驻地今乃东县的雅桑。由于达门进藏设立驿站和一二六八年整顿驿站，前后藏驿站由的站名有些不一致，达门时期乌斯驿站有索

克、夏克、孜巴、夏颇、官萨、甲哇等七处大驿站，藏地驿户支应的有达克、春堆、达尔笼、仲达等四处大站。整顿驿站时，前藏有果白、噶热、索克、孜巴、夏颇、贡等六处；后藏有萨迦、达尔笼、春堆、达克等四处。达门设站时建的驿站入前藏的官萨、甲哇、夏克、后藏的仲达等处，整顿驿站时没有提到，而增加了前藏的果白、噶热、后藏的萨迦等三站。

元朝管理驿站的官，有驿令、提领、脱脱禾孙。驿令在提领之上，管理驿站的是提领，置于脱脱禾孙，则是驿站检查的官员。在吐蕃的三条驿道的重要之地设脱脱禾孙，如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下，设宁河脱脱禾孙一员，和石州元帅设脱脱禾孙一员，贵德州设脱脱禾孙一员。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下，设答刺答脱脱禾孙一员，哈里脱脱禾孙一员。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下，设胆里脱脱禾孙一员。^⑤(P2195—2198) 从这里反映出元朝中央政府在吐蕃地区是按三个行政区划设置驿站并任命驿站官员的。虽然有些驿站在设立行政区以前就已经建立，但建立行政区后归其管理。

元代吐蕃驿站的供应和服役是靠“乌拉”制度来保证，元王朝在西藏设立十三万户后，把支应各驿站的乌拉差役都分配到每一个万户府。吐蕃范围内的驿站站户是严格固定的，不允许自由迁徙，如发生逃亡事件，处罚严重。这样保证驿道通行不断，若有驿道中断，则派军队加以恢复。

三、元代西藏驿站的影响

元代吐蕃远离大都，但是通过建立驿站已不再是鞭长莫及，中央政令通过驿站到吐蕃变的畅通无阻。驿站的建立首先为了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其次是使四方往来之使与官员们旅途方便顺利。再次就是运送輜重物资和进纳御用储物。有时还用军队来保证驿站通行顺畅。元代藏区驿站进一步拓展了唐宋茶马互市路线，促进藏区交通的发展。加强了汉、藏、蒙各族见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为中原内地与印度、尼泊尔等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

但是驿站也给藏族同胞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站户逃亡时间屡次发生。十三世纪八十年代，桑哥平定萨迦内乱后对驿站进行整顿。在藏北的驿站，由吐蕃卫地的站户连续驻站支应，十分艰苦费力，卫地之人又不适应藏北气候条件，一再逃亡。驿站所在地奇寒难忍，蒙藏来往使臣，沿途得不到乌拉供应，需要自己照料。桑哥整顿后为各个万户以大果为单位，提供物资。卫地之人不必到藏北驻站，改革这些驿站主要是藏北的七个大驿站。实际上到元朝后期，站户承担的赋税和徭役负担越来越重，给站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总的来说，元朝统一吐蕃后，设置行政机构，建立驿站，紧紧的将吐蕃与中央连在一起，驿站制度的设置，对于加强对吐蕃政治的统治，密切吐蕃与内地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都有不可忽缺的作用。

参考文献：

- ①《元史》卷一百一十七《术赤传》
- ②《元史》卷一百一《兵志·站赤》，2583页。
- ③大仓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上册，195—197页。
- ④《永乐大典》一九四二一《站赤》六。
- ⑤《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三，2195—2198页。